



3 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生命的活力与死亡的恐怖

健壮的体魄。这是一副足以活到百岁的硬朗身板。粗大的骨骼，结实的肌肉，使他的力气赛过黑熊。年轻时的托尔斯泰，躺在地上能用一只手把一个胖子士兵举起来。他的肌肉又发达又有弹性，比赛立定跳远时，他能打败所有的对手。他游起水来像条鱼，骑起马来像个哥萨克，挥起镰刀来像个熟练的农夫。这个铁骨硬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疲劳。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是又紧张又活泼，又柔韧又坚硬，就像一把托莱多宝剑。他的每一个官能都很顶真和机警。自我防卫机能没有漏洞和破绽，无懈可击，所以，这个健壮的人从来没有染过重病。托尔斯泰天生一副抵抗力强的好身体，能够抵御衰老和虚弱。

他生机勃勃，无与伦比。托尔斯泰这个教会长老，这个乡野村夫精力过人，与他相比，其他所有的文人、艺术家看起来是那么虚弱无力。就连那些在创作产量上与他相仿的人，到了老年身体就不行了，因为随着精神活动的不断进行，肉体已经疲乏不堪，因为精神之剑磨损着肉体之鞘。就拿歌德来说，他也是8月28日出生，照占星图看与托翁同属一种类型的人，他到83岁时智力像托尔斯泰那样，仍不衰减；但他从60岁开始发胖，变得十分怕冷，到了冬天，就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不让一丝新鲜空气吹进书房。老伏尔泰瘦骨嶙峋，当他伏案而坐，奋笔疾书时，看他的样子不像个人，倒像个拔了毛的鸡。康德到了老年成了个干尸，一瘸一拐，步履维艰地行走在“科尼斯贝尔格”大道上。耄耋之年的托尔斯泰则到河边破冰洗澡，到菜地里挖土，还能在网球场上蹦蹦跳跳。67岁这一年，他竟然雄心勃发，学会了骑自行车；70岁的时候，他依然还是个不可小觑的溜冰健将；80岁的时候，他还保持每天进行健身锻炼的习惯；到了82岁，死神已经发出召唤时，他还能骑马飞奔二十俄里，并在马匹驻足时朝半空甩起一两声刺激马耳的响鞭。

这棵高大挺拔的俄罗斯橡树的树汁丰富，流注到所有的细小枝条，而它顶部的枝桠朝着年龄的高空茁壮成长，与此同时，根部一点也不见枯萎。直到辞世之日，这位老翁的视力依然没有衰退。骑马外出穿越树林时，他还能看见树干上爬动着最小的昆虫，不戴眼镜都能看见在高空飞翔的猎鹰。他的听力跟以往一样敏锐，他还常常用宽宽的鼻孔对着微风打几声响鼻，像头快活的牲口一样。冬去春来的时候，这个白胡子老寿星往往禁不住兴奋起来，积雪下面的粪肥散发出来的浓烈氨气夹杂着土地解冻的清新气息在空气中升腾弥漫，托翁闻到这种气味就有几分陶醉。他回顾起过去的八十个春天，还清楚地记得每个春天的不同特点，脑海里能够如实再现不同的春天所产生的不同的混合气息。如此生动逼真的印象竟使老人热泪盈眶。这个老头子穿着一双乡下人的钉靴，像个垦荒者那样神气活现，在湿土上迈着大步，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的手并不因老迈而发抖，他写的遗书的笔力刚劲有力，不亚于少年时代。他的思想和他的身体一样，没有打下年龄的印记。他谈起话来，满口珠玑，言可压众；他凭着过人的记忆力，能把往日的每个细节完整地复述出来。什么都不会遗漏，什么都不让时光磨灭。但他遇到挫折时就蹙起眉头，开心时又像小伙子那样放声大笑。他的言谈仍然极富想象，他的血液仍然畅流无阻。



状元成才锋

除了这种束缚不住的勃勃生机之外,无法找到托尔斯泰经久不衰的创造力的动因。在他为期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没有虚度过一个春秋。他的思维从未停歇,他的感官从未休眠,甚至从来不曾为了贪图舒服而打过瞌睡。直到老迈之年,他都不曾有患重病的经历。他每天工作十来小时,却还乐呵呵的,不把劳累当回事;他的精力永不枯竭,根本不需要任何鞭策和激励。他既不喝酒,也不喝咖啡,用不着任何兴奋剂,也不把肉食和烈性饮料当作进补之需。他的感觉如此敏锐,如此活跃,并能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仿佛到了轻轻一碰就能发出铿锵之声,稍加一滴就有溢出杯沿的程度,这完全靠了天生的活力,而不需借助人造的兴奋剂。这是因为,托尔斯泰虽然身体健壮,可他还是个“敏感者”。的确,从生理学上讲,他如果不容易动感情,如果不这么“面皮薄”,就成不了这么个大文学家。他的神经系统的按钮务必轻轻触碰才行,因为任何激烈反应对他来说都会产生危害性的情感。所以,他像歌德和柏拉图一样害怕音乐,它太容易激起感情波浪,使人热血沸腾。他公开承认:“音乐对我有一种强大无比的感染力。”一点不假,当全家人围着钢琴静静地欣赏音乐时,托尔斯泰往往会鼻子发酸,两眉紧锁,开始觉得“喉咙里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于是赶紧起身奔出房间,生怕在家人面前掉下眼泪。“这段音乐到底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呀?”有一次他这么说,显然生怕自己被音乐征服。他意识到,它的确要从他这里得到点东西,因为它威胁要夺走他拒不屈服的东西,这是他隐藏在感情深处的东西,可如今却面临着欲盖弥彰、自我暴露的危险。

(选自《三作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有删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茨威格

面貌

他的面貌首先是像一个农民的面貌:深陷的面颊呈泥土色,简直肮脏,而且还布满皱纹——那是多年的苦难犁成的沟。皮肤龟裂了许多裂口,干渴、枯焦,绷得紧紧的。二十年长期卧病,吸血鬼从这皮肤里吸走了鲜血和光泽。右脸和左脸都很僵硬,犹如两块大石头。斯拉夫人的颧骨很突出,口形严肃,脆裂的下巴颧上长满一片茂密的胡须丛林。土地、岩石和森林,这是一种悲剧成分的风光。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容的深度。在这副农民的面貌,甚至是乞丐的面孔上,一切都是低沉的和尘世的,而且没有美。这个面孔单调苍白,暗无光泽,真是散落在岩石上的一块俄罗斯草原。甚至那双深陷的眼睛也不能从眼缝中照亮这片松脆的黏土。因为这双眼睛坦诚的火焰明亮,耀眼,但不向外伸。所以,他那锐利的目光好像往体内看到了燃烧的血液消耗殆尽。他如果闭上眼睛,死亡就会立刻降临到这张脸上,往常把风化的面部特征聚集在一起的高度神经紧张也会沉入昏睡的无生命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貌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在感情的顺序中首先唤醒的是恐惧,接着是犹豫不决的畏缩,然后是充满激情、不断增强的陶醉和惊叹。在忧郁庄严和气质的悲哀中,他脸上的泥土坑,即肌肉的低洼处才略微明朗一些。他那隆起的圆额头像个半球形的房顶。它放射白光,呈现拱形,突出在这张狭长形农民面貌的上方。这座精神大教堂光亮闪闪,钟声不断,从阴



影和昏暗中挺拔而出：在松软的肌肉黏土之上是坚硬的大理石，还有蓬乱的头发丛林。光线是自上而下照到这张脸上的。如果对他的肖像细加端详，那么，就总只会感觉到这个宽阔、巨大、帝王气派的额头，它总是越来越闪光发亮，显得越来越加扩展了，这幅老态龙钟的面孔在疾病中更加愁眉苦脸和枯萎衰老。它高高地，不可动摇地位于多病身躯的上方，像是天空，也像是精神的灵光照临着人世间的悲哀。这个常胜思想的神圣外壳在临终床上的那张照片上比在其他照片上都更有光彩，因为松弛的眼皮下落盖住了失神的眼睛。没有血色的双手，非常苍白。现在他的额头照射着他失去灵魂的面容，就像早晨的太阳照射着下方的夜间大地，也像他所有的作品那样，以自己的光辉宣告同一个消息：精神和信仰把他从沉闷的、低下的和物质的生活中解救出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的伟大永远在其最终的深度里：他的面貌从没有比他在死亡中的表现更为坚强。

（选自《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有删改）

回忆托尔斯泰（节选）

高尔基

他的两只手生得很古怪：它们难看，上面高高低低地布满了胀大的血管，然而它们又显得富于特殊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莱阿那多·达·芬奇可能有这样的手。人有这样的手便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有时候他一面说着话，一面伸动他的手指，渐渐地把它们捏拢成一个拳头，随后又突然放开，还说几句美丽的、很有意义的话。他好像是一位神，却又不是沙白阿斯，也不是奥林普斯山上的神，他是一位“坐在金色菩提树下的枫树宝座上面的”俄国神，他并不十分威严，可是他也许比所有其他的神都更聪明。

病使他变得更枯瘦了，他的内部有什么东西给病消耗光了；在内心方面他显得更轻快，更明澈，更接近生活。他的两只眼睛变得更锐利，眼光更深透。他用心地听人讲话，好像他在努力回忆一些久已忘却的事情，或者他在等待着别人告诉他一些新的、未知的事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他让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都知道而且用不着再学习什么的人，对于他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托尔斯泰倘使是一尾鱼，他一定是在大洋里面游泳，绝不会游进内海，更不会游到淡水河里。一条小鱼在他的四周游来游去，他所说的话它完全不感兴趣；对它毫无用处；他的沉默既不使它惊恐，也不使它感动。然而他的沉默既威严，又巧妙，很像一个真正离群索居的隐士。虽然关于某一些问题他感到有讲话的义务，出来说了许多话，可是人还是觉得他有更多的话不曾说出来。有些事他不能够对任何人谈。不用说，他有一些连他自己也害怕的思想。

有时候他给了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是刚从一个遥远的国家来的，在那个国家里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都跟我们的不同，他们中间的关系也跟我们中间的关系不一样，他们的举动跟我们的也



不同,连他们的语言也跟我们的语言完全两样。他坐在一个角落里,疲倦,而且兴趣索然,仿佛身上蒙了一层另一个土地上的尘土。他用一个外国人或者一个哑子的眼睛注意地望着每一个人。

我好几次在他的脸上、在他的眼光里看到了一种狡猾的满足的笑容,这笑容是一个意外地寻到了他自己藏起来的东​​西以后所常有的。他记不起来他把那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过了好久他一直暗中在着急不安,不断地问自己:“我会把这个我现在多么需要的东西放在哪儿呢?”他老是害怕别人看出他着急不安,丢失了东西,会作弄他。可是突然间他想起来了,找到了那个东西。他充满了喜悦,他现在也不想隐藏他的这种喜悦了,他却带着狡猾的神情望着所有的人,仿佛在说:

“你们对我没有办法了!”

可是他并不说出来:他究竟找着了什么,并且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他引起人的惊愕,但这惊愕永不会使人厌倦。然而常常跟他见面,却是一件痛苦的事,我不能够跟他同住一所宅子里面,更不用说同住在一间屋子里面了。这好像在一个沙漠里面一样,在那儿太阳把万物都烧光了,现在它自己也要烧尽了,这时候它却使人们感到威胁:一个无穷无尽的黑夜就要来了。

[选自《文学写照》(《巴金译文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